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下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張鷟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孝元王皇后外戚傳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

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林禁子敬侯鳳安成侯

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

也其一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外戚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

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宋祁曰尊字下舊有重字熙寧監本削

去重字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

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

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

事語尚在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
宜以吏職自索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
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
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
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
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
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

許后外家

庭用度

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皇后廼上疏曰妾誇布

服糲食

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大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誇音夸糲音刺。劉敞

曰予謂誇者似是許皇后名

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

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

居非命所當託誇穢不脩曠職尸宮

師古曰誇與汙

同曠空也尸主也妾主其宮

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

之誅不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

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宮署及所造

作遺賜外家群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

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

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

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今誠時世異

制誠改乘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

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

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

許后外家

妾搢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

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

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

籍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

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

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

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

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設妾欲作

大九十九

前傳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明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

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

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很

必欲自勝師古曰官吏奄人為皇后吏也伎堅也伎音之政反○宋祈曰傳云伎害也說文云

伎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

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

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他纖毫給賜內邪

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

邪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

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賀易其

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右多竊

怨者甚耻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

戴戾敬戾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

故事惟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

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

人理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母

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

矣師古曰言今正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服自

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

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時為比例而正依竟寧前也竟寧前於今

世而比之豈可邪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衆事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故

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廼決又故杜

許石外家

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

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

梁美人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

以文書陳之不可勝盡俟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俟待也自見右自見於天子也索

盡也見音胡電反索音先各反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

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

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

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

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師古曰與讀曰

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

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

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讀曰與諸侯拘迫

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又安獲

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秉忠惟義

是從師古曰衷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官桀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徒

許后外家

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

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

服師古曰鄉讀曰嚮內鄉皆嚮中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

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

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

以塞之師古曰微無也猶言非也塞當也日者建始元年正

月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

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

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
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
能懷任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以著繼嗣之微賤
人將起也師古曰著明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
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
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
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
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

許氏外家

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

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

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

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

挑解並在谷永傳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

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

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

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
 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
 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
 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
 屋○宋祁曰字林云檻籠也一曰圈也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
 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
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已猶戊
 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

許后外家

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
 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未重益大來數
 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
 婁深師古曰寢甚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
 哉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息忘也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師古曰彤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錐
 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即
 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教同○劉奉世曰祖

大日令七

前傳六

後傳七

卷

身

已所言非止以戒後宮也帝言緣祖已是言即今皇飭掖庭椒房耳雖休勿休又非祖已時言也

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

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

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音意在正曲

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

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

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血食何戴戾也傳不云

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

許后外家

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

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

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用往反

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

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

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大方廣

是莫聽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

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

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

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

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

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師古曰以稱副也

減省羣事謙約如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

其孝東

宮母闕朔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

推誠永究

辭后外家

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

行以息衆讜

師古曰讜諱衆議也音許元反

垂則列妾使有

法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皇后深惟母忽是時

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

蝕

師古曰比頻也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

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

師古曰佑助也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

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謹後宮有

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謚古詛字事發覺太后

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

宮師古曰在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

恩侯且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

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上憐

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

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

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

恩侯且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

先是廢后姊嬖寡居與定陵侯溥于長私

通師古曰嬖者后姊之名也音靡○韋昭曰嬖無諛反音灼曰嬖音靡麗之靡因為之小

妻長給之曰師古曰給誑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

為左皇后廢后因嬖私賂遺長數通書記

相報謝長書有諱謾師古曰諱惑亂也謾媮汗也諱音布內反謾與慢同

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

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班婕妤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

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伺同古字通用為婕妤居增成

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有男

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

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

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宋祁曰謚法曰賊而得

愛曰嬖劉熙曰嬖卑也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鉅斬反

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

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

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

歲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師古曰自鴻嘉後上則法也

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

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

亦從自微賤與隄越禮制浸盛於前師古曰諭與踰

同寢班倭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漸也

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倭仔挾

媚道祝詛後宮訾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

問班倭仔倭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脩正尚未蒙福為邪

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

班倭仔

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

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

驕妬倭仔恐又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其向反上許焉倭仔退處東宮作賦

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

之淑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

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

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金華兮奉隆寵於增

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喜也

每寤寐而念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念息言懼而

喘息也離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念古累字陳女圖以

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

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變闕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

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閻妻嬪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美皇英之女虞

兮榮任妣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任大任

文王之母妣太妣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互據反雖愚陋其靡及兮敢

德行

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年歲而悼懼兮閔

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

與柘館兮仍繼祿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

古曰二觀也在上林中仍頓也離遭也豈妾人之殃必兮將天命之

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而昧幽

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曰莫一曰莫靜也讀如本字猶被覆載之厚

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王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

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

小云及也

之未也一日流謂等列也
共洒掃於帷幄兮永

終死以為期
師古曰共音居容反洒音灑又所寄反掃音先到反。宋祁曰洒字書曰

願歸骨於山足方依松栢之

餘休
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

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
師古曰正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萋兮

綠草生
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落音臺萋音妻。宋祁曰落說文落水衣也文之

廣室陰兮惟惺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兮紈素聲
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惟裳羅綺也紵音來東反冷音零。紵音千賄反紈音蔡。紵音蔡。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子孟康曰丹墀赤

仰視兮雲屋

雙涕兮橫流
師古曰雲屋言其黜對狀若雲也黜音徒感反霽音徒對反

顧

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
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

景純曰

猶唯榮

師古曰覲

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下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蕭該案說文曰綦帛倉艾色也方言曰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

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溥曰以惟人生
毒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

兮一也忽一過兮若浮已獨身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

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古兮

有之師古曰綠兮詩荆風刺妾上借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

帝崩捷行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皇后傳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

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

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

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

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出

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捷行貴

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捷行皇太

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溥子長

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
捷行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捷行為
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
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
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
之髹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
謂之捐漆捐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
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
此兩義並通。鄧展曰漆音休息之息 切皆銅沓
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他合反。宋
孝成趙台

祁曰舊本水沓字下有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璧帶往

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

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釭車轂中鐵也予案壁中橫帶與車轂鐵相似呼為釭也自後宮未嘗有

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

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傳太后私賂遺

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

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

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古師

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又欲拜左將軍孔光

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

善鄉晨傳綉鞮應劭曰傳着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綉古袴字也鞮音武伐

反。蕭該音義字林曰鞮足衣也云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書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

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劉敞曰是時孔光為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

孝成趙后

然則衍丞相大司空五字也曰皇帝暴崩羣衆譁譁怪之

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

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

昭儀自殺袁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

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

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

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

師古曰業者撮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 驗問知狀者掖庭獄

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嚴宮婢曹

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

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

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

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 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

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

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

孝成皇帝

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 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

記盛綠綈方底蘇林曰方底今之挈囊也師古曰

形若今之箕勝耳綿音大奚反 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

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

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

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包 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

天子 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

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 武即書

大...

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
怒柰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
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
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庚反字本作瞠其音同耳武以兒付舜舜
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

孝成趙后

賞母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
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
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
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裹
藥二枚赫蹠書孟康曰蹠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閱蹠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
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

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

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坐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

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

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

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

自殺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縲縛之縲鄭氏曰自縊也師古曰縲絞也

音居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

棄也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

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

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或留

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

二年襄子師古曰襄古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

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鑿及五五種和藥丸三

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

大司女

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

邪晉灼曰昭儀前娶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邪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以此下乃始言約耳對以手

自擣師古曰對怨怒也擣築也對音辜類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

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

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

何為一又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

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

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今美人有

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

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

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

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

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

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

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
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綵
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
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
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
婢王業任嬖人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嬖音麗詔
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

孝成趙后

曰言未大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

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天婢季子等

賜予業等各食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

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

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

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

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

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

孝成趙后

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久飲藥傷墮者
無數亦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
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者音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
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
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
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劉

孝成趙后

敞曰比當作此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曾嚴公矣

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

人謂哀姜也予謂許予之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

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

儀所犯尤誅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

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師古曰近音鉅斬反羣下寒心

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

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
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
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
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
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
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
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然也子
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

孝成趙后

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
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
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
國師古曰末晚暮也萬歲言晏權柄之重制於
女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
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
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
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

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
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

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

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又不知推演聖德

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廼反覆校省內暴

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閉宴之私也誣汙先

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

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

孝成趙后

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

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出庸庸斗筭之臣

所能及哉且褻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

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抹古救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

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

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採追

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

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

孝成趙后

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

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

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誅天犯祖師古曰誅違也祖先帝也

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

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師古曰請謁也闊猶闕也失

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

居用反養音九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

向反其下並同

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
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

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

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

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

倉琅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

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鑊也師古曰鑊讀與

孝成趙后

環同

孝元傳昭儀傳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

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暉昭儀少

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

元帝即位立為婕妤行甚有寵為人有材略

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地皆祝延

之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

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
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
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
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
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
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
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
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傳

傳昭儀一

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
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
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
票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
子欲豫自結為父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古師
曰更音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
工衛反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
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

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

傳昭儀

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宋祁曰越本小作安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

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
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帝
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為恭
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
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
祖戾恭皇后父為褻德戾後歲餘遂下詔
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
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

傳昭義

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
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
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
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
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
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朝之前
曰殿半以後曰寢傳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
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

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
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
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
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
節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
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傳太
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
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

傳昭儀

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
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傳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

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
傳丁寬易家之始師

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

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
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傳
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

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
為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
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憲
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大僕明為大司馬票
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
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
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出也宋。

祁曰淳化本權執字
下復有權執二字

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
之詩也穀生也

昔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

師古曰事
見禮記

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

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

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

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

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徒

歸故郡葬奏敗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
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葬復言共王
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
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
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
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
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
復其故師古曰音芳反。劉敞曰丁姬已葬定陶矣何得始云及丁姬歸定陶又下云而葬丁

定陶丁姬

姬復其故明開冢但取其璽綬而共王母徙歸定陶丁姬則葬姬故也然則誤長及丁姬三字劉敞說同太

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

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樽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

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

人開丁姬樽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音弋瞻反吏

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樽中器物葬復

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

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樽此

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太優惜也共王母及丁姬
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
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
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
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
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
故冢二旬閒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

定陶丁姬

戒云

師古曰以
棘周繞也

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

穿中

師古曰穿
謂墳中也

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

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侯喜得全
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
定陶王時傳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
為漢太子傳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

行尚在殿前而傅太后封傅姬父晏為孔
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
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
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
餘傅姬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
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
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
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廼配食於

孝元傳

左坐

應邵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材卧反

諄逆無道

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
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傳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
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
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
為僕行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

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爲哭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捷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關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攀檻欲上字與逸同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捷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捷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

馮昭儀

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捷仔

男立為信都王尊捷仔為昭儀元帝崩為

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

師古曰黃園在上林苑

河

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

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

山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

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

孟康曰災青之青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

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胥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非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

大元令

大元令

大元令

大元令

音音所領反字不
作青服蘇誤矣
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

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中

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

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

一一責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

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

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

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

馮昭儀一

吳興劉氏嘉業堂用景祐本補

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

為中謁者令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

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翼治馮

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

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

帝時鑿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

治謂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

昔音所領反字不 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

音懈 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中

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 病發

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

一一責問也 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

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

遣御史丁亥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

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

馮昭儀

傳六十四下第廿九卷下第廿九卷後

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翼 治馮

為中謁者令 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

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

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

帝時鑿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

治謂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

大司三〇

卷六十七下

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
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廼中語前世
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
也師古曰效徵驗也廼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
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
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
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
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孝

馮昭儀

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
族徙歸故郡張田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
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
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
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
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傳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蒙中山廬奴人

宣室衛尉子豪女弟為宣帝婕妤生楚孝
王長女又為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
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
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
歲孝主覺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
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顯國
權懲丁傳行事師古曰懲創艾也以帝為成帝後母
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更立宗室

中山衛姬一

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
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
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
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
義君哉皮為承禮君萬子為尊德君師古曰萬音歷
食邑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
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
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異莽

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
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
諄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諄違也徙定陶王於信
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
命毋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毋古悔字壞亂法度居非
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
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

中山衛姬一

用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
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魄無所依歸
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
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廼
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今孝王永身無疆
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
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
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
但益戶邑字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
發覺其葬殺字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
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
后位而徙也唯衛后在師古曰
中山孝

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傳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
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

中山衛姬

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
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
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
府夏侯潘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
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
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也

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
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
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

素績

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

襲績之若今之撰為也

以禮雜卜筮太宰祠宗廟待吉

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

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

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

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

豐歆授皇后璽紘

師古曰緩所繫爾音弗

登車稱警蹕

便時上林延壽門

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以面反

入未央宮

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

中山衛姬

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

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

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

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

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

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

平帝崩葬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

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二年莽即真以嬰

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

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嫻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嫻靜

也音烏計反服虔曰嫻音翳桑之翳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

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

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

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鑿往問疾師古曰祿盛飾也音丈又

音象一曰祿首飾也在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

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

中山衛姬

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

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

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絲至微而體

至薄師古曰絲讀與由同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

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

戚後處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

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乎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凡有異同各附於古註之下

外戚傳六十七下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張彖懸圃字顏

師古集註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劉氏校本云監越本莽字下無之字

莽

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其本系

黃帝姓

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訥以媯為姓

師古

曰媯水名也水曲曰訥言因水為姓也訥音而統反○蕭該音我曰媯訥字書曰為舜姓也該案舜居媯水因

以為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

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齊古奔字

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

三世稱王○宋祁曰舊本三作二至王建為秦所滅項

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

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文景間安孫遂

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質字翁孺為

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堅盧等黨

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巨翁

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

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

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

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

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

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

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

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

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

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

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

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宋日月當之元

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元后

孝元皇后傳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

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

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

八男長女君挾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

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宋祁曰譚字

上當有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

次字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

郡李氏女也

師古曰適讀曰嫡

後以妬去更嫁為河

內苟寘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

師古曰任懷任

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

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

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言

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也

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

廼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

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

元后一

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

廼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子

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

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

見者人之

宋祁曰越本無者字

宣帝聞太子恨過諸

娣妾欲順適其意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

子可以虞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政君與在其

中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及太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

太后於

前

太子

也

五

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

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

疆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是時政君

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子大

類也。宋祁曰韋昭云今世名大袍衣為諸子東長御

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

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見丙

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

元后

十數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

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

為世適皇孫師古曰適宣帝愛之自名曰驚

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二年宣帝崩太子即

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

為使行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使行立

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丞

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

大...

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
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不以為能而

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

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

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

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

子

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

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

元后一

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

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

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

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

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

爵關內侯食邑其長黃霧四塞終日

師古曰塞滿也

言四方皆滿

天子以問諫大夫揚興博士駟勝等

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

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
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

師古曰見顯六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

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默也言

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

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天地赤

黃之異師古曰弗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誅以謝

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

元一

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

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

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

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

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

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

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

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慶謚

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
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
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
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餘畢侯矣
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寔居頃
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
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

光后

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

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

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

遂謙讓無所頡師古曰頡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

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宋祁曰舊本

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今越本亦無

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

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

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

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上
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
共王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
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
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
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
曰人命無常不可諱。宋祁曰注一朝有它且不
曰字下當有言字注末當有也字

元后

復相見

師古曰定謂晏駕也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太子疾

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

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

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

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詭

也故天見戒

師古曰見顯示也

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

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

共王辭去上與相對

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

建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廼奏封事言日

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

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

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

師古曰近音巨斯反

所以承宗

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

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

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

王

師古曰猥猶曲也

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

元后

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

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

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

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

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且鳳

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彥商

師古

曰王商也

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

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諛節

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

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

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妻也於禮不宜配御至

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

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

實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

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宋祁曰腸當作腹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

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

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

元后

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

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

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惟賢知賢

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

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

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

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

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
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
音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
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
曰臣材駑愚贛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
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
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輔聽薦士常用無一

元右

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
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
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
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
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
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
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
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

骨死輦轂下

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

不當以無益之故

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

師古

曰誠實也

日月益甚

○宋初曰越本月作日

不勝大願願乞

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

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

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

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

巍巍也

師古曰巍巍貌重音直用反

進退於國為厚萬無

先旨

纖介之議

師古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

唯陛下哀憐其辭

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

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

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

師古曰婁古屢字

將

軍廼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

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

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

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

於亟瘳稱朕意焉

師古曰亟急瘳差也

於是鳳起視事

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
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
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
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
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
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
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
門師古曰言爲其家又以侍中太僕音爲御史

堯后

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
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
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
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
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百姓歌之

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宋祁曰怒音壞決

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外入長安高都

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
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

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 土
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說為是

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效天子之制也 其

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

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

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

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

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片言之 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

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

元后

大夫音謹救師古曰救聲也 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

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

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

曰倨慢也音據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

子臨弟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

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

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

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

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
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
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
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
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
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石初成都侯
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注第中大

元后

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惟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揖

同濯與權同皆所以行船也今令執輯權人為越歌也輯謂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撓音饒越歌為越之

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街之未

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

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

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

后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

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灋水

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鎖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

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瑱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瑱者刻為連

與文而青塗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

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

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

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劓

相戮辱於太台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彊上一身瀆弱日久師古曰瀆漸也今將

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今待府舍師古曰令摠集

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

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

也商立根皆負贖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

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

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宋祁曰婦舊本作姊

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

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
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
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
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廼復
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
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
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
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

元后

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
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
骸骨天子聞之更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
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
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
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
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

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
歲薨諡曰獻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
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
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
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
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
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
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

元石

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
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
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
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

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
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
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
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
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

疾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疾
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
新都疾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詔休就第朕甚憫
焉其益封俄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
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疾立
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
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

元后

曲陽疾根宗吉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

天下輻湊自效

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效誠○宋祁曰浙本注文獻並作致

根行

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大治室

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

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

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發民

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

古師

曰筦元與管同

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

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
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

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

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

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

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

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元后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

厚也今廼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

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

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

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

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

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

下多覽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

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
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
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
供養太后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
也音工衡反
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行
引首領而退也
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
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
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

元台

策多訟新都侯莽著上於是徵莽及平阿
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
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
與其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
年九歲常年被疾○劉敞曰衍年字○宋祁曰漸
本亦無年字監本越本常作當
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
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
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

大

卷

三

三

矣

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
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
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
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
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
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
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
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

元后

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
邑日夜共饗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
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
曰此虞與娛同。宋祁曰注文市買字下別本有之易物者也五字迺令太后四時
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宋祁曰注文近字下當有郊字
。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鄠槐里焉得云近存見孤寡貞婦春辛
繭館師古曰漢宮殿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
人桑遵霸水而枝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猶也謂緣水邊夏遊籓

宿鄆杜之間

師古曰宿鄆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宋祁曰宿鄆一本作御。

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宮冬饗飲飛羽

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

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

師古曰在長平坡也。臨涇水而覽

焉太后所至屬蜀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

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子容反我始

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

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

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

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

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

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為最

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令

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

故事太后不以為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

死

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眾侯
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
誅莽師古曰更音工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
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
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
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
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
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

元台

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

○宋祁曰別本作未即立或作未即位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

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

素謹教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

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

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

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幼孤寄託之不復顧

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

皇帝師古曰變更師古曰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

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

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

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

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廼仰謂

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葬必欲得

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

元后

切恐葬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

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宋

祁曰知而越本知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葬大

說師古曰說廼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

縱衆樂舜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

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莽上書

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大皇太后不

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廼車駕

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

也師古曰恚對之辭也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師古曰詩乖也音布

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

言大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大皇太后服

曰銅壁如璧形以銅為之也。劉奉世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莽廼下詔曰子

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

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

命大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協于

元祐

新室○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

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

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

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

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紘師古曰此紘謂

璽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

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

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

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人規反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篡食堂孟康曰篡音襍晉灼曰篡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廼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

元后

與何治而壞之

師古曰與音曰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

且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廼人之妃妻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媮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

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
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
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
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謂夢月也
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
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
守卬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

元后

卬子泓為武桓侯至今

師古曰弘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

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春

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卬稀不以女寵

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

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

四卬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第卬權

更持國柄

師古曰更音工橋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

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

師古

曰卷音其國反
解在劉向傳

不欲以授葬婦人之仁悲夫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凡有異同各附於古注之下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